

关于亚洲传统造纸的发源地问题

李晓岑¹ 朱霞²

(1.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云南·昆明650034;

2.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云南·昆明650034)

摘要: 作者在对云南6个少数民族手工造纸的调研基础上, 对亚洲传统造纸的起源进行了研究。认为亚洲传统造纸有不同的发源地, 抄纸法源于中国内地, 浇纸法可能源于印巴次大陆, 由于中国传统抄纸法造纸曾产生世界性的影响, 故中国是造纸技术的发明国度。

关键词: 中国; 印巴次大陆; 抄纸法; 浇纸法; 发源地

中图分类号: C95—05; TS7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691(2001)06—061—05

1992年, 我们曾在《历史研究》发表《中国纸和造纸法传入印巴次大陆的路线》一文,^[1]文中提出中国纸和造纸法曾从滇缅道传入印巴次大陆的观点。近来我们陆续对云南的白族、彝族、纳西族、哈尼族、傣族、瑶族的传统造纸技术进行了实地考察。考察结果表明, 云南少数民族的手工造纸分截然不同的两个系统, 如白族、彝族、哈尼族、瑶族的传统造纸技术为一种中国内地常见的抄纸法; 而傣族造纸则为印巴次大陆和东南亚常见的浇纸法。这种浇纸法广泛分布于受印度文化影响的区域, 纳西族造纸则是介于抄纸法和浇纸法的一种独特的造纸法。通过查阅有关文献以及研究印巴次大陆的造纸法, 笔者认为, 亚洲传统造纸应有不同的起源, 即抄纸法源于中国内地, 浇纸法可能源于印巴次大陆, 它们各有不同的发源地。

一、传统造纸有不同的技术体系

在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还保留有原始的手工造纸, 这些原始造纸与较进步的手工造纸在云南并存, 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手工纸发展状态, 这是世界其它地区见不到的。可以说, 云南少数民族的手工造纸就是一部活着的中国造纸史。从我们的调查可知, 传统造纸分为两个不同的技术体系。

从文化渊源来说, 白族、彝族、哈尼族和瑶族的造纸技术为一种抄纸法造纸, 这与中国内地汉族造纸有更多的关系, 可认为是从汉族地区直接传来的, 其共同特点是:

1. 石灰堆集发酵 云南的抄纸法造纸, 有石灰的堆集发酵过程。除禄丰的彝族、汉族以及文山州的瑶族采用生酵法没有蒸煮过程外, 其他民族大多采用熟料法,

有蒸煮过程, 往往还是多级蒸煮, 并都懂得利用草木灰(其中含有较多的碳酸钾)来对原料进行碱化处理, 以加速原料的发酵软化, 并更多地除去原料中的杂质。

2. 活动式纸帘抄纸 造纸最重要的设备是纸帘, 云南各民族所用的纸帘大多为竹制的活动式纸帘, 这种纸帘也是中国内地造纸法的显著特征。竹帘的外围用较粗的竹子围框, 里面用很细的直径只有1毫米的竹子编成竹帘, 排列十分均匀。这些竹帘帘上均涂有土漆, 十分光滑。能使造纸粘液中的水顺利流下。这些竹帘根据所造纸张的大小其尺寸可大可小。这种活动式的纸帘只用一个抄纸器就可以抄出上千万张的纸, 是一种相当高效的抄纸器。抄纸后还要经过一系列压榨等手续。

3. 槽式涝纸 从抄纸的纸槽来说, 大多数纸槽都是用木材做的, 只有哈尼族和瑶族的纸槽用石块或水泥砌成。若造纸的产量大, 则纸槽也做得很大, 例如白族、彝族、哈尼族、瑶族的抄纸槽就做得很大, 一般长达2米以上, 1槽纸浆可抄数百张纸甚至上千张纸; 若产量较小, 则纸槽就做得较小, 例如纳西族抄白地纸的纸槽就是做得很小, 长度不足1米, 一次只能抄几十张, 而实际上一次只抄10张纸。

4. 加纸药 纸药的作用是对纸浆进行悬浮和粘合, 从云南土法造纸所用的纸药来说, 可分成沙松树根类和仙人掌类, 例如鹤庆的白族、建水的哈尼族、罗平及腾冲的汉族用的沙松树根, 这种纸药的胶液滑润、透明、无味, 对纤维有良好的悬浮性能, 但却对林业资源有一定影响。仙人掌类, 是各地汉族、禄丰的彝族以及麻栗坡的瑶族使用的, 悬浮性能稍逊于沙松树根, 但对资源却没有影响。

5. 火炕晒纸 例如白族和彝族都用火炕晒纸的烤纸炕一般都有2米左右高, 白族晒纸往往几十张叠在一

起，而彝族却是一张一张地在火炕上晒，这样，每一张晒的时间很短，但整个来看，却相当费工。也有阴干的，例如哈尼族和瑶族在房中阴干。

以上这几个民族的纸工都有这样的说法：“造纸有72道工序。”这种说法在内地汉族中也很常见。

据我们广泛搜集和调查各种中国内地的造纸法，全部属于这种抄纸的技术体系。可见，这些民族的手造纸方法主要受到内地手工造纸方法的影响。

而傣族的浇纸法造构皮纸与印巴次大陆造纸技术有更多的关系，纳西族的传统造纸也有这种浇纸法的影响，其共同特点：一是固定式纸帘浇纸，傣族的纸帘采用纱布的固定式纸帘，这种纸帘抄的纸一般要在滤水和晒干等操作工序后才能揭下来，每抄一张纸就要占用一个纸帘，抄纸时需要准备许多个纸帘，并占用了很大的曝晒场地，效益很低。这种纱布造的纸的纤维形态也相对较粗糙，属一种原始造纸法。纸史专家潘吉星先生曾认为中国汉代晒纸是在自然光下晒干，并复原出当时造纸方法采用固定式纸帘。^[2]然而，我们要指出，所谓汉晋时期用固定式纸帘抄纸是完全缺乏证据的，我国出土的早期纸也未发现有浇纸法造出的厚纸。二是地坑式造纸，傣族的传统造纸是在地坑中造纸，并且不经过压榨手续。三是阳光下自然晒干，纳西族、傣族使用木板或纸模在自然光下把纸晒干的方法，晒纸过程中还有日光漂白的作用，这种纸长期放置并不变色，也不易发脆，这种纸较厚，但表面不甚平滑。四是多不用纸药，例如傣族和纳西族，不用纸药所造出的纸一般来说纤维比较粗糙，所以要把纸造得厚一些。

以上表明，例如傣族的地坑式造纸、使用固定式纸帘浇纸以及阳光下自然晒干等技术要点都与中国内地造纸毫不相同，而纳西族用瑞香料植物造纸以及阳光下自然晒干的方式则明显受到藏族所用造纸原料的影响。这些方式普遍见于印巴次大陆的手工纸制造，技术要点极为相同，但与中国内地遗留下来的造纸方法显著不同，这表明传统造纸技术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系统。

二、东南亚及印巴次大陆的的传统造纸

泰国、缅甸、柬埔寨与老挝北部都有手工造纸，这些国家的传统手工造纸工艺有些和云南的传统造纸相似。如泰国的清迈、清莱等地都保存有构皮造纸法，已有500年的历史，据日本学者的调查，泰国的傣族造纸工艺如下：原料的浸渍 蒸煮水洗 去杂质 在木桩上捶打 漂白 染色 抄纸 阳光下干燥。^[3]

以上造纸的原料采用构皮，并使用固定式纸帘捞纸，它的工艺步骤很特殊。虽然与云南傣族造纸法相

近，增加染色的步骤，应和云南傣族属一个造纸系统，但其捞槽已进步为木制，比傣族的地坑式要进步，操作姿态也由云南傣族的蹲式进步为站式，捞纸方法则由固定式纸帘浇纸演变为固定式纸帘抄纸（这种方法，与“浇”或“抄”的方法都有区别，但更接近于“浇”，是由浇纸变异而来），这确是一种极为特殊的造纸法。其它使用固定式纸帘、在木桩上捶打及阳光下自然干燥等步骤都是浇纸法的标准方法。

泰国西北部的瑶族则用竹子作为原料造纸，以春季的嫩竹为原料，经过蒸煮、捣烂后，再用竹模浇纸，最后在阳光下自然晒干，^[4]同样与云南傣族传统造纸工艺相似。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竹纸在阳光下自然晒干的唯一一例。据美国手工纸专家亨特（D. Hunter）在泰国和马来半岛调查，认为“马来联邦没有手工造纸，只有暹罗保存有此种工艺”，^[5]并且暹罗造纸也仅限于曼谷及其以北地区。

越南也保留有浇纸法，这是在河边直接浇料入帘，然后用纸帘自然晒干，^[6]这种方法与云南傣族相似。

缅甸掸邦的掸族采用构树皮造纸，^[7]具体技术尚不清楚，由于浇纸造出的纸在云南傣族地区称为缅纸，我们可推知缅甸也应有浇纸法造纸。

至于古印度的手工造纸，在美国学者亨德的《印度手工造纸》等多部书中已有极详细的介绍，从中我们可知，印度、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尼泊尔等地几乎都采用浇纸法造纸。技术方法都是一致的，即用固定式布纸帘浮于清水之中，把处理好的纸浆放到纸帘上，在水中荡匀而成纸张，最后在阳光下自然晒干。这与我们所调查到的云南傣族的造纸法完全相同。这种浇纸造纸法在印巴次大陆具有普遍性，其中以尼泊尔的浇纸造纸特别著名，这是一种以瑞香皮（*Daphne Cannabina*）为原料的产品，用于佛教经书的书写。

浇纸法造纸在我国以西藏的藏纸最闻名，也采用瑞香皮制造，在18、19世纪都有中外学者的详细记录。最北传到我国新疆南部，斯坦因在和阗一带也找到古藏文写经《佛说稻秆经》残卷时代约属8世纪后期，经分析，这种纸完全用瑞香料植物浸泡的生纤维造成的，可能是瑞香属的白瑞香一类的植物。^[8]说明西藏很早就有瑞香料植物造纸。现今我国新疆的造纸，以南北为界，南疆用浇纸法，而北疆用抄纸法。^[9]以上我国境内的浇纸法造纸的产口都用于宗教（基本上是佛教）的经书用纸。

但东南亚和印巴次大陆也有很少的抄纸法造纸，例如印巴次大陆的孟加拉造纸法和不丹造纸法，这是从中国传入的。

孟加拉原属印度，采用桑皮造纸（构皮），它出产的纸在我国明代文献《瀛涯胜览》、《西洋番国志》、

《西洋朝贡典录》中都有记载,例如,明马欢的《瀛涯胜览》榜葛刺国(今孟加拉):“一样白纸,亦是树皮所造,光滑细腻如鹿皮。”巩珍《西洋番国志》榜葛刺国:“一等白纸,光滑细腻如鹿皮,亦是树皮所造。”这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有关古代印巴次大陆造纸的最早文献,并且造纸的水平已达到很精细的程度,说明其传入时间应该更早得多。据明代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记载,孟加拉所产的纸就是桑皮纸(构皮)。

经印度学者考赛维女士调查认为孟加拉的造纸法不用纸药,并用捞纸法抄纸,^[10]而美国纸史专家亨特在印度各地进行考察后认为,孟加拉所用抄纸帘和所有印度其它地方都不相同,而到和中国内地所用极为类似。^[11]

据我们研究,孟加拉的桑皮(构皮)造纸属滇缅道的特色,例如纳西族和傣族也不用粘合剂,并且滇缅道上绝大多数都用抄纸法抄纸,而和西藏、尼泊尔、印度的造纸方法(固定纸帘浇纸,用瑞香科植物为原料)有本质的区别,^[12]最主要的是,构皮为原料、捞纸法造纸是滇缅道上极常见的造纸方法,孟加拉的造纸术很显然受到了滇缅道造纸术的影响。

据历史地理学家黄盛璋先生研究,用桑皮造纸,除孟加拉外,印、巴其它各地也从不见用。^[13]而印巴其它地区的造纸都是与西藏和尼泊尔造纸相同的浇纸特色。

孟加拉很早就传入了中国的桑蚕之法,马欢和巩珍都曾看到其地确有桑树,所以《瀛涯胜览》、《西洋番国志》说榜葛刺国“桑柘蚕丝皆有”,并且黄盛璋先生说孟加拉适宜于桑树生长而不适宜于瑞香科植物。1855年刊行的J.Forbes Royle《印度纤维植物》(《Fibrous Plants of India》)中有一条记载:“孟加拉的桑树用于饲蚕,栽培过程中,每年须切枝四次,以便不断生长嫩叶,供连续出生的蚕孵之用。切除的无数树枝即被抛弃,或用作燃料,或借助于捣磨之力,制成造纸的好原料。”

这与我国古代桑叶用于养蚕,桑枝、桑根用于造纸的传统桑树处理方法是完全相同的,说明这是从中国传入的。

不丹的造纸原料是用一种叫Daphna(月桂树)的树皮制造,月桂树很接近构树,但和西藏、尼泊尔、印度造纸所用的瑞香科狼毒有很大差异。不丹使用的抄纸法有两种,一种是浇纸,做出的纸叫Resho,供写经书用(显然这种造纸法与宗教影响有关),另一种是捞纸,做出的纸叫Tsasho(近于汉语“茶纸”音),供印刷、书写用。^[14]前一种方法属印巴次大陆的传统造纸方法,后一种方法当是从滇缅道传出的,属滇缅道系统,传播路径为云南——孟加拉——不丹一线。因此,远在南亚地区的不丹的造纸术也受到滇缅道的造纸术的影响。

另外,不丹使用土坑式抄纸法,这种方法虽然与云南傣族的土坑抄纸法完全相同。但是,由于地理上更近的西藏的藏族也采用这种土坑抄纸法,所以,不丹的土坑式抄纸槽很可能受到我国藏族的影响。

所以,印巴次大陆基本上是浇纸法造纸。东南亚多为浇纸法造纸,离印巴次大陆越远,浇纸法越少。并且浇纸法造纸主要与佛教文化有关。

三、浇纸法与抄纸法有不同的发源地

在造纸的文化交流史上,最为重要的就是抄纸法和浇纸法两种技术的渊源关系。据我们搜集资料分析,西藏、印度克什米尔、东南亚的越南、泰国以及我国的南疆及傣族居住地等受印度佛教文化影响很深的地区共同保留有浇纸造纸此种极为独特的原始造纸法。除此之外,广西瑶族、广东佛山等地也一度有浇纸法造纸,但这种造纸法未在中国内地发现。而中国内地以及东亚各国极常见的抄纸法却在印巴次大陆、东南亚分布很少。亚洲传统造纸中,抄纸法和浇纸法不同特点:一是地域分布有区别,一个主要集中于东亚大陆;另一个则集中于印巴次大陆和东南亚地区。二是文化上各有特点,一个主要在汉文化区,作为文化用纸及卫生用纸等;另一个主要在印度佛教文化区,作为佛教经书用纸。三是技术截然不同,一为抄纸系统;另一种为浇纸系统。

令我们十分感兴趣的是,以上所有地区的浇纸法造纸是否有不同于中国内地的共同来源,是否造纸术还有另一个有待揭示的潜在的起源中心,这必将引起我国纸史界同仁的高度重视。

以下笔者对这个问题进行初步分析。我们认为,印巴次大陆在我国发明造纸术后很短的时期内就已有纸了,嵇含《南方草木状》中有一段很重要的记载:“蜜香纸以蜜香树皮作之。微褐色,有纹如鱼子,极香而坚韧,水渍之而不溃烂。泰康五年(284),大秦献三万幅。尝以万幅赐镇南大将军当阳侯杜预,令写所撰《春秋释例》及《经传集解》以进,未至而预卒,诏赐其家,令藏之。”

“大秦”一词在中国古籍中指古罗马或古印度。由于古罗马没有纸,在19世纪,西方汉学家夏德(F. Hirth)就想当然地认为,这种纸是亚历山大城的商人来中国时道经锡兰和越南,买了当地土产,而把它们当作自己国家的产品,像往常般作为贡品。^[15]这种解释一直为中国史学家们所承认和延袭。然而,据4世纪王嘉的《拾遗记》说,南越一带产的是“侧理纸”。这种纸与大秦进献的“蜜香纸”没有可以联系在一起的证据。

其实,《南方草木状》透露了“蜜香纸”的很多信

息，这种纸“极香”，表明是用有香味的植物作为原料，很可能就是瑞香科植物，“坚韧”则是浇纸法生产出来的手工纸的共同特点。这些特点都是印巴次大陆手工纸的显著特点。更重要的是，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34说沈香的异名有沈水香、蜜香，梵名阿迦嚧。季羨林先生说，阿迦嚧就是梵文 *agru*，学名 *Agallochum*，*Amyris Agallocha*，中文名字就是沉香。^[16]所以，我们认为，《南方草木状》记载的“蜜香纸”应是指出产于古印度的以瑞香科植物为原料、浇纸法生产的坚韧的手工纸，而“大秦”当指印度。记载所见，一次赠纸达3万幅，可见3世纪时造纸业已很发达。

《南方草木状》一书，历来都有争议，但研究者认为，“蜜香纸”条最能体现是嵇含的原撰，而《晋书·武帝纪》有“太康五年十二月大秦来献，闰月杜预卒”，证实了《南方草木状》的记载。李惠林著《南方草木状考释》一书报导说大英图书馆藏有几部18世纪印度阿萨姆人写在蜜香树皮布（纸）的文献。^[18]可见，蜜香纸确为印度所造。

古印度造纸的另一条文献是北魏时期杨衒之撰写的《洛阳伽蓝记》（约547）卷五《宋云、惠生使西域行记》中的记载：“王城（乌场国）南一百余里，有如来昔作摩休国，剥皮为纸，拆骨为笔处，阿育王起塔笮之，举高十丈。”

这里，“剥皮为纸”即用树皮造纸。因为谈的是古迹，可见在这之前古印度已有造纸业。而在本文之前，我国的学者找到的古印度有纸的史料只上溯到唐代。

在此，我们还要辨明一条史料，唐代刘恂《岭表录异》说：“罗州多栈香树，身如柜柳，其花白而繁，其叶如桔，皮堪作纸，名为香皮纸。皮白色，有文如鱼子，雷[州]、罗州、义宁、新会县率多用之，其纸漫而弱，沾水即烂，不及楮皮者。”

有专家认为，此处栈香树即为沉香，属于瑞香科沉香属，香皮纸应指沉香原料纸，即蜜香纸。^[19]

而我们认为，《岭表录异》中的栈香与《南方草木状》中的“蜜香”是两种植物，因为栈香纸的特点是“沾水即烂”，而蜜香纸的特点是“水渍之而不溃烂”；栈香纸为“皮白色”，蜜香纸为“微褐色”，这表明所造的纸是截然不同的。

古印度很早就有用纸的习俗，唐代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卷2中说：“其伞可用竹织之，薄如竹篾一重便得，大小随情宽二三尺，顶中复作，拟施其柄。其柄长短量如盖阔。或可薄拂以漆，或可织苇为之，或如藤帽之流，夹纸亦成伞矣。”

这是7世纪的记录，表明当时古印度已用手工纸制作雨伞，这与今天我们见到的云南傣族、泰国清迈的泰

族使用纸伞的情形是相同的。

有专家认为，印度的造纸技术是从西藏传入的，而西藏的造纸术则是7世纪中期由中国内地传入的，根据是《旧唐书·吐蕃传》说文成公主进藏时，带入内地的造纸匠。^[20]然而，唐代中国内地已经全是抄纸法造纸，而今西藏却是浇纸法造纸，可见浇纸法造纸决不是从中国内地传到西藏的，应当另有传播路线。

古印度最早开始把佛像印制于纸上，唐显庆五年（660），王玄策出使印度，印度佛寺曾送他“佛印四”，^[21]最重要的是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4中的一段古印度印制佛像的记载：“造泥制底及拓模泥像，或印绢纸，随处供养，或积或聚，以砖裹之，即成佛塔，或置空野，任其消灭，西方法俗莫不以此为业。”

《南海寄归内法传》是义净于武后天授三年（692）寄回中国的。凌纯声院士认为，“所谓‘造泥制底’，即以泥制成模底；所谓拓模泥像’，即以泥置模中压成佛像。至于‘印绢纸’，乃是把佛像印于绢上或印于纸上。”^[22]日本著名学者藤田丰八以为“印绢纸”是印度古佛像的印刷。^[23]我国学者向达先生认为：“始言印刷之文献，当以义净之言为最先矣。”^[24]

所谓“西方法俗莫不以此为业”，表明当时古印度的佛像印制业极为发达，以后中国的印刷术也受其影响（这大概是中国印刷业产生于佛经印刷的原因之一）。所以，印度的手工纸印制佛像的产生也是很早的，只不过这只是单一的佛像印制，没有印字必须的反刻技术，不能称为真正的印刷技术。

我们还认为，亚洲造纸应有不同的起源。根据地理气候的特点，中国内地的抄纸起源于漂丝，而印巴次大陆和东南亚的浇纸则可能与树皮布有较多的联系。

一般认为，造纸必然有抄纸过程，抄纸是造纸技术最明显的特征，其实，这只是中国内地造纸的方法。东汉许慎《说文解字》（100）对纸的定义是：“纸，絮一苦也，从糸，氏声”。可知造纸的主要因素有二，即絮和苦，絮是原料，苦是工具，一般理解为帘模，东汉《尔雅》释器称：“白盖谓之苦”。关于絮，《说文解字》谓：“絮，敝绵也。”段玉裁注：“凡絮必丝为之”，而纸字亦为“糸”旁，“丝”正是中国内地纸的初义。所以，中国内地最早的纸实际上应由漂丝步骤演化而来的。在第2世纪初年（105）蔡伦造纸之前，史籍中已记载了幡纸、丝纸、又有名为赫蹄的薄小纸等。《通鉴》又说，永元十四年冬（102），“郡国贡献，悉令禁绝，岁时但贡纸笔。”《后汉书·邓皇后传》中也有类似记载。表明蔡伦造纸前3年，不仅有纸，并且是来自于其它“郡国”。

至于蔡伦造纸，因为有树皮为原料，凌纯声等前辈

多有推测其造纸受到树皮布文化的影响，凌纯声还提出赫蹄这种薄小纸就是树皮布纸，“蔡伦不过利用古代造丝纸和穀布纸的两种方法合并，原料方面本来用动物纤维之丝，代以植物纤维而已。”^[25]蔡伦是南方楚人，其受树皮布影响是很容易的。总之，蔡伦纸并不是中国最早的纸，在技术上受到南方树皮布的影响而改进了造纸术是不奇怪的，这也是蔡伦的历史功绩。

而亚洲南部由于气候的原因，一直有较普遍穿着树皮布的习俗，并且民族调查还发现直接在木桩上捶打成纸的方法，并没有用纸帘。例如，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其做法是将树皮切成细长条片，用水浸泡软化，用反复捶击方法使纤维均匀彼此粘合成纸张状，^[26]而3世纪的《南方草木状》载南方“箨竹，一节相去六七尺，彼人取嫩者锤浸绩为布，谓之竹疏布。”所以，这种树皮布与印尼爪哇捶打制造原始纸在技术上完全相同，并且历史已相当久远。本世纪以来很多学者认为纸的发明起源于树皮布（以凌纯声为代表），这是有道理的。从捶打造布到捶打造纸，再到把捶打好的纸浆放到布模中浇纸，这在技术上是十分自然的，而且树皮布分布的地理范围与浇纸法分布的地理范围很吻合，可能就是浇纸法的直接起源。有些纸史专家认为最初的纸应是浇纸法生产的（如潘吉星、陈大川等专家），^[27]这种观点不无商榷之处。由于这种造纸法在印巴次大陆最为集中，而且很发达，与民族文化的联系相当紧密，这为浇纸法造纸的来源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线索。

总之，我们的初步看法是，抄纸法起源于中国内地，与中国古代的漂丝有关；浇纸法造纸起源于中国内地以外的地区，尤其以印巴次大陆为第一候选地区，它的起源与衣着树皮布有关，其传播及使用与印度佛教文化密切相关。从文献记载来看，中国造纸的记录仍早于古印度近200年。

当然，古印度的情况非常复杂，印度人又是一个极不重视历史的民族，史料十分缺乏。德国史学家斯宾格勒感叹道：“印度人把什么事情都忘记了”，^[28]这给研究古印度的造纸历史特别是其造纸的渊源带来很大的困难。特别，古印度一直用贝叶写经，给人造成误解，以为古印度没有纸张。其实，即使纸张已极为普遍的今天，印巴次大陆、东南亚等佛教地区仍大量用贝叶写经，纸并没有排斥贝叶。

另外，我国造纸技术的外传基本上抄纸法的外传，例如西传阿拉伯、欧洲，东传日本和朝鲜，都是抄纸法造纸，中国抄纸法造纸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甚至现代工艺的造纸，也是中国抄纸法造纸的沿伸。并且中国造纸技术的记载是世界上最早的，所以，中国在造纸术上的成就获得举世公认，无愧为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

之一。因此，人们对浇纸法没有太多的注意，以致长期忽视了印巴次大陆的造纸情况。

鉴于这一课题的重要性，我们希望有关学科的专家能不断攻关，使这一课题取得进一步的突破。

注 释：

- [1][12]李晓岑：《中国纸和造纸法传入印巴次大陆的路线》，《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
- [2][19]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年出版，第62、70页。
- [3][日]小林良生：The Hand-Made Paper of Thailand，纸八技协志，1979，33（9）。
- [4][日]白鸟芳郎：《东南亚山地民族志》，讲读社，昭和五十三年，第171页。
- [5]D.Hunter:《Papermaking in southern Siam》，P.13.
- [6][9][14]陈大川：《造纸方法的衍变与流传》，《纸与浆》，1979年第4期。
- [7]J.G.Scott and Hardiman，Gaze Heer of Upper Burma and the shan states.Pt.1，Vol.2，411。
- [8]斯坦因：《沙埋和阗废址记》，转引自黄盛璋：《关于中国纸和造纸法传入印巴次大陆的时间和路线问题》，《历史研究》，1981年第1期。
- [10]Mrs.P.P.Gosavi Did India invent Paper? Pulp and Paper，Canada，Vol.82，No.4/April 1981。
- [11]D.Hunter:《Papermaking by Hand in India》，New York, 1939，P38、39。
- [13][20]黄盛璋：《关于中国纸和造纸法传入印巴次大陆的时间和路线问题》，《历史研究》，1981年第1期。
- [15]F.Hirth，China and Roman Orient，P274、275。转引自美钱存训《印刷发明前的中国书和文字记录》，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97页。
- [16]季羨林：《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出版。
- [17]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南方草木状考补》，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出版。
- [18]李惠林：《南方草木状考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出版。
- [21]《法苑珠林》卷39。
- [22][25]凌纯声：《树皮布印文陶与造纸印刷术的发明》，《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之三》，中国台湾，1964出版。
- [23]藤田丰八：《西域研究》，《史学杂志》，Vol.XXXVI，No.6。转引自凌纯声：《树皮布印文陶与造纸印刷术的发明》，《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之三》，中国台湾，1964出版。
- [24]向达：《唐代刊书考》，《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出版。
- [28]T.S.Raffles: History of Java，P195、196，1830。
- [29]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出版，第47~51页。陈大川：《造纸方法的衍变与流传》，《纸与浆》，1979年第4期。
- [30][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序言》，商务印书馆年1982出版。

[责任编辑：张德元]